



民为政首 农为邦本

黄土高天

七子 著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黄土高天

七子 著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土高天 / 七子著. —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455-4345-2

I . ①黄… II . ①七…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8752 号

黄土高天

HUANGTU GAOTIAN

出品人	杨 政
著 者	七 子
责任编辑	杨永龙 李晓娟
封面设计	思想工社
内文排版	尚上文化
责任印制	葛红梅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	------------------------------------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	--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1/16
印 张	29.75
字 数	453千字
定 价	48.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4345-2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3207 (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楔 子	/001
第一章	奇 遇	/007
第二章	对 策	/029
第三章	顶 牛	/049
第四章	较 量	/071
第五章	逃 捕	/095
第六章	选 择	/115
第七章	定 情	/133
第八章	将 军	/159
第九章	麻 烦	/185
第十章	困 境	/213

第十一章	还 债	/241
第十二章	回 乡	/287
第十三章	危 机	/319
第十四章	关 厂	/349
第十五章	撂 荒	/381
第十六章	突 破	/399
第十七章	评 选	/431
第十八章	新 村	/459



楔子

秦学安踩着咯吱咯吱作响的积雪，沿着黄河岸边走来。空气里还有一丝的寒意，他不自觉地拢了拢棉袄，但迎面而来的风，却让秦学安感到，这个春天来得恰是时候。

那是1978年的初春。那是黄土高原之上。

沟壑万千，苍苍莽莽的黄土之上还挂着积雪，离县城几十公里的壶口瀑布上游，冰雪已经开始消融，黄河水在蜿蜒曲折中奔腾，以荡涤千钧的气势倾泻而下，冰块撞击着，咆哮着，沉浮着。如同这块沉睡着的大陆。

春天还是不知不觉地来了，即使此刻的中国刚刚经历了十年的动乱。这个刚刚经历了十年“文革”、经历了离乱与动荡的古老中国，春天的消息是通过一场考试传达的。就在上一个深秋，中国正式恢复了高考。因为这一场考试，无数的人心底生出了春的种芽。

站在黄河边，秦学安吼起了许久没有唱过的秦腔：

我有口好饭偷偷给你用，
有件新衣穿在了你的身。
省吃俭用供你把书念，
功名成就不要忘了我的恩……

他想唱给的是自己的弟弟秦学诚。他掩饰不住的喜悦、停不下来的脚步，全是因为弟弟学诚。

此时的壶口瀑布旁边，一场别开生面的庆功会，也是送行会，正在举行。国家恢复了高考，万万没有想到，这一下子，金水县全县就考上了三个大学生，而学安的弟弟学诚则以整个陕西高考第一名的好成绩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

当秦学安沿着河岸，望见瀑布的时候，也就一眼看到了弟弟学诚。他一身新衣，胸前还戴着一朵大红花，正和其他两名学生，站在众人前面。

而一块高石之上，县委副书记高满仓抬了抬手，示意大家停下来。在大家伙儿的注视下，高满仓清清嗓子说道：“乘恢复高考之东风，我金水县三名学子荣耀登榜，考上大学，县民众特意在此为他们送行。希望你们进入大学之后，能够接受启蒙，沐浴教育春风，为国家做贡献。”平李村的李强考上了南京师范大学，朱家村的闫建国被大连理工大学录取。秦学诚和他的同学们不知道，他们是高考恢复后首批走出村子的大学生。此刻他们正接受村民的夸赞和掌声。而随之而来的四十年，正是他们这一代大学生，挺起了这个民族的脊梁。

秦学安和秦家奶奶、父亲秦有粮围着学诚，学诚显然被今天的气氛感染了，他觉得胸口有一股火焰在燃烧，忍不住泪流满面，哽咽着说：“哥！爸！奶奶！我要去上大学啦！”

而刚急匆匆赶来的秦学安比弟弟还要激动，他举着录取通知书，一把抱住了弟弟。腰鼓、锣鼓、信天游的乐声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中回荡，两兄弟紧紧地拥抱，他们感到浑身从没有过的舒畅，时而痛哭流涕，时而仰天大笑，笑声响彻黄土沟壑。

一个精瘦干练的老头儿走到秦学诚的身边，对他说道：“学诚啊，你为咱们丰源大队争了光，我代表丰源大队向你承诺，你只管去北京好好学习文化知识，将来好好建设咱们的国家，你大、你家里，都有大队管着，有我们这些人照顾着呢！”老头儿此话一出，村民们纷纷附和。别看这老头儿后背微驼，眯着小

眼，那眼神中的锐气和精干却是挡不住的。他就是丰源村的老支书、“旗杆子”张天顺。

秦学诚抹着眼泪向大家道谢：“我去了北京好好学，决不会忘了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决不会负了父老乡亲的这片心！”在众人殷切的目光下，秦学诚向大家深深鞠了一躬。秦家奶奶搂起孙子：“我的乖孙长大咯！来，县里的照相师照完了合影，让他再给咱们全家照一张相哩！”

照相师摆好了“海鸥牌”120照相机，秦家奶奶旁边站着秦学安和秦学诚，两兄弟的手搭在奶奶肩上，身后，学安、学诚那沉默的父亲秦有粮抿着嘴巴，不苟言笑。在按下快门的一瞬间，张天顺家的女儿张灵芝调皮地跑进镜头，依偎在秦学安的身旁，属她笑容最甜。

在他们身后，奔腾的黄河水浪花飞溅，冰雪初融的黄土高坡辽阔沉寂。

送行也就送到这儿了，该嘱咐的也都说完了，邻村的两个大学生也被亲人相送着出发了。秦学安、秦学诚兄弟俩扛着行李缓缓走上大路，秦学诚几步一回头，不断向村民挥着手告别。黄土高坡上，远远立着的两个身影，是秦有粮搀扶着奶奶在挥手。秦学安和秦学诚顺着黄河已经走出了很远，人影已经渐渐看不见，只剩黄河水仍在咆哮奔流。

壶口瀑布旁，秦学安对学诚说道：“学诚，哥一直想来看看这壶口瀑布，今天托你的福终于看到了。可惜，这会儿看它，冰层要化未化，都是浮冰，不能看见深沟道里的情况，只能在旁边想象了。”

学诚捶捶胸口说：“哥，我觉得你这话说得特别好。人家都说黄河是咱们的母亲河，你看现在壶口瀑布的样子，像不像咱整个国家，虽然到处还是一片寒冷，可我这心口里，总觉得有个瀑布在奔腾！”

看着黄河，秦学安想到现在家里、地里的光景，不禁有些着急：“你说这冰有多厚，到底什么时候能化！”

学诚抬头看着冰封的瀑布，眼里满是希望：“我觉得肯定是快了！我一个农村娃，从咱们丰源走出来，过黄河再往前就到山西了，还要去北京上学，还是不

敢相信我真的走出来了，哥，这些天我常常觉得像在做梦！”

阳光下，一大块冰柱从冰封的瀑布上掉了下来，秦学安急急停住，看着这冰柱，充满期盼地说道：“看，学诚，冬天过去了，春天就要来了，咱们农民做梦都盼着这一天早点来哩！”又一大块冰坠入黄河中，水花飞溅。兄弟俩被这奇景所震撼。

这是 1978 年，四十年后，当我们和秦学安兄弟回望它的时候，把它称为中国的改革元年。这一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在南方，小渔村深圳即将迎来它的化蝶蜕变；在安徽，小岗村的十八个村民在饥饿难耐中，私下里摁下了红手印，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被强有力地拉开。

神州大地，百废待兴。然而中国的 8 亿农民，依然没有找到改变生活的出路，整个中国农村经济依然一池死水，等待着春风的到来……



第一章

奇遇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瞬已经到了1979年。原野上一片苍茫，一辆绿皮火车正轰隆隆行驶而来。

70年代末的绿皮火车内部，拥挤，混乱，空气里散发着呛人的气味。随着凤阳花鼓的敲击声，一个清脆的声音在车厢里响起：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长相清秀、眼神透亮的年轻姑娘赵秀娟站在车厢中央开唱了，吸引了车上不少人的目光。

一曲完毕，赵秀娟鞠了一躬，开始乞讨：“叔叔大爷，婶子大妈，可怜可怜吧，我们是从凤阳逃荒出来的，实在是饿坏了。给口吃的，可怜可怜吧。”这年头有几个人能吃饱饭，自顾已是不暇，哪还有余粮接济陌生人。原本听曲儿的人们目光纷纷从赵秀娟身上移开，神色疲惫、麻木迟钝地看向窗外。赵秀娟却不肯放弃，一直鞠躬乞求着。一个年纪不大的婶子终于看不下去了，伸手叫住了赵秀娟：“姑娘，我这儿还有一口窝窝头，先垫垫吧。”赵秀娟饿得眼都绿了，兴奋地从人群中挤过去，忙不迭地鞠躬：“谢谢，谢谢您！”

赵秀娟接过婶子递给自己的半个窝窝头，兴冲冲地朝着车厢后半截走去。她在倒数第二排停下，蹲下对着座位下面喊：“妈，窝头！窝窝头！”赵秀娟话音刚落，不知从何处立马来了好几个逃荒的人，皆是衣衫褴褛，面色蜡黄。一个母亲带着个孩子乞求赵秀娟：“姑娘，孩子好几天没吃上饭哩，你这窝窝头，能分一

半给孩子吗？”母亲说着说着，就要跪下磕头。赵秀娟立马拉住她，将手里的半个窝头又掰了一半，塞到孩子手里：“咱都是命苦的人，都是为了一口饭，不用谢我。”皮包着骨头的孩子将一大块的窝窝头直接塞到了嘴里，噎得直打嗝。孩子母亲擦着眼泪，不停地说着“谢谢”。赵秀娟的母亲王艳琴此刻正蜷缩在座位下面的空当里，面容憔悴，不时地呻吟着。赵秀娟弯下腰，将剩下的一小块窝头递过去：“妈，快吃。”王艳琴却说什么也不肯吃：“秀娟啊，妈不饿，你吃！这一天就要来了两口干粮，都给我了。”

赵秀娟与母亲王艳琴来回地推让着这一小块窝窝头。此时，车厢的另一边，列车员高喊着：“查票了，查票了，都把车票准备好！”话音一落，车厢里的人四散开，往别的地方躲去。赵秀娟把窝头塞进了母亲手里：“妈，你藏好，我去那边躲躲。”赵秀娟站起来刚要走，又不放心地蹲下，把母亲半露的两只脚往里塞了塞：“妈，您把脚往里缩一缩啊！”赵秀娟安顿好母亲，向着下一个车厢溜去。这种与列车员猫捉老鼠的游戏，赵秀娟已经玩了不下十次，每次都成功过关，一路从安徽混到了陕西。此刻的老手赵秀娟一副淡定的神情，仿佛自己就是买票上车的乘客。

谁能想到列车员走到王艳琴藏身的座椅下，却敏锐地发现了她收起一半的脚。列车员眼中有类似于发现“猎物”的满意，用手里的铁夹子敲击着座位下侧：“别躲了，出来吧！”众人都循声望去。见座椅下没有动静，列车员干脆蹲下喊道：“出来！再不出来我拽了啊！”赵秀娟有些担忧地回头望，视线却被众人挡住。

列车员已经抓住了王艳琴的一双脚，开始往外拽。王艳琴脚上本就有伤，这下承受不住了，“哎呀哎呀”地呻吟着：“姑娘，我的脚……”听到母亲的声音，赵秀娟顿时停住脚步，转身往回跑去。旁边一个大爷看不下去了，劝道：“姑娘，别拽了，再刮着人。”列车员理直气壮地说：“大爷，我盯她们好久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她们白坐一夜了。还真死赖着不出来啊！”说话间，列车员用的力气更大了，已经赶到的赵秀娟看到这一幕，顿时火起，她扒拉开人，一把扯住列车员的手，喊道：“你给我松手！别动我妈！”列车员站起来，看着凶巴巴的赵秀娟，纳闷道：“你还凶上了，逃票还有理了啊！”赵秀娟强装淡定：“谁逃票

了？票丢了不行？我告诉你，我妈可有病啊，你要是把她弄伤了，弄残了，要你赔！”列车员早已见惯这种耍赖的人，将赵秀娟打断：“我不管这些！我就问你，你们现在有票吗？”见列车员不依不饶，众人又都在围观，赵秀娟脸一红，气势也弱了下来：“不就是票吗，我给你……我给你打扫卫生还不行吗？”列车员不耐烦了：“不好意思，这车打你们安徽一过，上来一群，个个都没票，这节车厢已经有仨帮我打扫卫生的了。要么掏票出来，要么前面站下车！”赵秀娟扶着母亲，脸红到脖子，纵然是伶牙俐齿，此刻却再无话说。

晨光熹微，天没有亮透。黄土高原被白雪覆盖，绵延辽阔。微明的光线中，山川环抱之下，呈现出的是小城古朴的轮廓。金水县关土墙下行人寥寥，薄雾中影影绰绰闪现着几个小贩的身影。秦学安就在其中，只见他面前摆着几个小板凳，招呼住一个出来买菜的妇人：“大姐，快过年了，家里添置个板凳吧？”妇人蹲下来：“你这是什么材料做的？不是翻新货吧？”秦学安用棉袄袖子擦擦鼻涕，憨厚地笑了：“大姐，放一百个心，我们再穷也不干那缺德事，这都是我大上山砍的木材，我亲手做的，你看这接口，新崭崭的，再闻下，还带着新木头的香味哩！”妇人摆弄两下手中的板凳，直起身来：“多少钱，我带两个走。”秦学安回答道：“两个一块五毛钱，我再送你把我大扎的笤帚，年初一拿来除旧迎新，再好不过了！”

眼看着买卖要做成了，负责放风的包谷地跑到秦学安跟前，慌里慌张地说道：“学安，学安，快跑，工商局的人来了！”一时间，市场上的小贩都开始收拾东西，四散逃路。几个身穿工商局制服的工作人员呼喊着重跑过来：“站住，站住！”见这情形，妇人挎起篮子要走。秦学安飞快地把板凳、笤帚绑成一串，递给妇人：“一块钱都给你。一半粮票，一半钱。”包谷地着急地催促：“学安，别卖了，下次再来！”秦学安推了包谷地一把，嘱咐他道：“把衣服反过来穿，使劲跑，去城西开水铺等我！”

包谷地知道学安的脾气，一跺脚，头也不回地往城西开水铺跑去。秦学安和妇人迅速完成交易，把板凳、笤帚包进大包袱皮，卷起就跑。工商局工作人员跑近了，堵住了两个小贩：“站住！站住！”两个小贩可怜巴巴地解释着，临近新

年，怎么也得拿自己的东西换点零碎好过年。工作人员秉公问道：“你们是哪个大队的，有困难可以找队里解决，你们这样进城，就是破坏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我们要依规没收你们的東西！”小販自然不肯，双方拉扯着。秦學安背着大包袱一邊跑一邊回頭看。不遠處，包谷地邊跑邊脫下衣服反穿在身上，成功混入了人群。秦學安向包谷地比了一個方向，扭轉身子繼續跑，却被稽查隊盯上了，追了上來。

秦學安在前面跑，工商局的稽查隊在后面追。眼看就要追上了，秦學安經過舊廟，閃身躲了進去，關上了廟門。直到從縫里看着稽查隊跑過去，秦學安才鬆了一口氣，一屁股坐在地上。只听地上有人“哎哟”一声，秦學安立刻弹了起来，原来他坐到了王艳琴脚上。赵秀娟也弹了起来，大声质问秦學安：“我妈脚上有伤！没看见这儿睡着人呢！”秦學安这才顾上回头观察，破旧的庙里尘土飞扬，赵秀娟鼓着两个大眼睛怒视秦學安，王艳琴躺在地上，精神疲惫。秦學安不解地问：“那你们睡这儿干吗？”赵秀娟立刻顶回去：“这庙是你们家的？睡这儿还不行？坐了我妈的脚，你这人怎么连一句对不起都没有！”秦學安怕了这女子，立刻扒着门看外面，生怕把工商局的人引来，让赵秀娟别吵吵。赵秀娟眼睛又是一瞪：“咋啦！还不让人说话了？”王艳琴看眼前这小伙儿凶巴巴的，拉住女儿，不欲惹事。秦學安也懒得理会赵秀娟，看到门外没人，又坐到了地上，从书包里拿出吃剩的半个窝窝头啃。吃着吃着，秦學安突然觉得庙里气氛不对了，扭头一看，赵秀娟和王艳琴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手里的窝头，咽着口水。王艳琴想到女儿已经几天没吃饭，忍不住开口求道：“小兄弟，能不能给俺们娘俩儿两口吃的。”秦學安嚼着，一看，手里就还有一口窝头，他张开嘴，把最后一口窝窝头扔到了嘴里：“嗯？没了。”讨饭的羞辱和被戏耍的愤怒让赵秀娟立刻火冒三丈，拦住母亲道：“妈！你跟这种人要什么饭！我就是饿死了也不吃他的饭！”秦學安反问：“哎？我是哪种人了？”赵秀娟一句话都不想再与这男人多说，索性翻了他一个白眼。秦學安一脸无奈，扑打扑打了裤子上的尘土，径直走出门去。赵秀娟气还未消，站起身对王艳琴说道：“妈，你躺着，我去给你找吃的去！我就不信，没一个好人了。”害怕走散的王艳琴跟着女儿一块儿出了庙门。

金水县西门，包谷地焦急地在开水房门口徘徊，不停地踮脚看向街上。秦

学安从后面出现，拍了下包谷地的肩膀：“包大哥！”看到秦学安，包谷地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但他往秦学安背后一看，空空如也，着急地问学安：“学安，板凳呢？！”秦学安一碗水下肚，挥挥手：“没哩！”包谷地叹了口气：“都怪我，我就不该去放哨，要是按咱们先前说好的，出两个摊子，这会儿，我们就该往回走了。板凳都被他们没收了，你咋给学诚寄生活费？”看着包大哥懊恼的样子，秦学安狡黠一笑：“包大哥，急啥，板凳都是我一下一下做出来的，我能让他们给当成尾巴割走了？你看！”包谷地看到秦学安翻开口袋，是几张揉搓成团的钞票和粮票，他惊喜地说道：“都卖出去啦？学安，真有你的！”秦学安满脸得意，从兜里拿出几张粮票和钞票给包谷地：“哥，这是你那份儿。”包谷地接过钱：“呀，这也太多哩！”包谷地知道，秦学安这是照顾他家孩子多，学安虽然比他年纪小个几岁，却处处为他想着。包谷地感激又愧疚地将钱收到了兜里，跟上秦学安的步伐。

学安边走边找摊子，嘴里嘟囔着要买馍。包谷地很诧异：“买馍？这收成，哪还有卖馍的？”两人说话间，正好遇见了骑着自行车的张灵芝。张灵芝远远地就按响了车铃，“学安哥，学安哥”地唤着。包谷地不禁感慨：“你说这灵芝妹子，说话声比这铃铛都清脆！”

灵芝从自行车上蹦下来，不用问她就知道，这俩人又来卖板凳了，于是硬装出一副冷脸：“包大哥、学安哥，最近县里严打弃农经商，我看你们早点回去吧，以后再别偷偷卖了！不要冒着风险来做这么丢人的事。”包谷地一听就笑了，告诉灵芝：“灵芝妹子，学安的板凳都卖出去了哩！我俩差点儿被工商局抓！”张灵芝听到这话更着急了，两脚一跺，娇嗔地正要向学安发问，学安却不满地说：“咱自己打的小凳子，丢啥人呢！”一句话将张灵芝的埋怨堵在喉咙。她知道，学安哥从来就是有主见不听劝的人，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自己才会这么喜欢他。想到这儿，灵芝脸上柔和许多，放缓了语气，拿出饭盒，递给秦学安一个杂粮馍：“还没吃饭吧？你也别光顾着学诚，把自己饿坏了啊。回头跟你俩说，我上班快迟到了！”秦学安点点头，谢过灵芝，看着她骑上自行车走了，这才突然想起在庙里遇上的那对逃荒母女。看着手里的杂粮馍，秦学安急急地转身往回走。回到旧庙，哪里还有那对母女的身影，学安心中只觉怅然。包谷地知道